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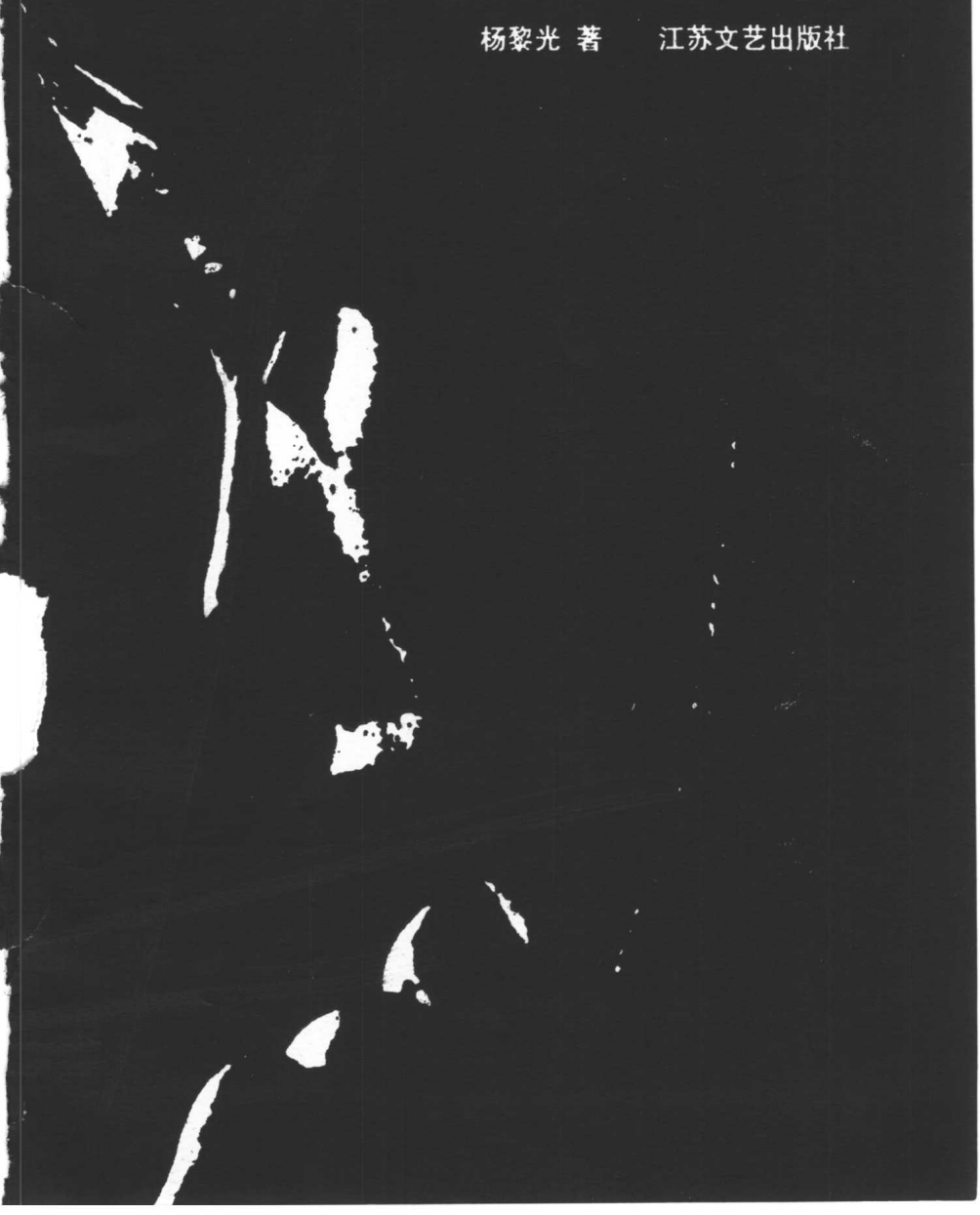
走出迷津



杨黎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

走出迷津

杨黎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



走出迷津

著 者：杨黎光

责任编辑：沈 瑞

出版发行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（邮政编码：210009）

经 销：江苏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者：镇江新光印刷厂

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10.5 插页 2

字数：225,000 199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6,100 册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9—0180—2/I·172

定 价：3.8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第一章

夜晚，月色昏昏。房间里没开灯，窗户上挂着用旧包皮布做的窗帘，屋里灰蒙蒙的，显得十分神秘。

窗外静悄悄，晚风带着潮湿水气，顺着窗缝钻进屋内，微微地掀动着窗帘。

靠窗户边摆着两个木头的旧包装箱，包装箱上放着一把旧木椅，椅子上又架着一个小板凳，小板凳上高高地坐着一个人。他哈着腰，贴近窗帘，透过窗帘的缝隙，从窗户上方的气窗上，全神贯注地窥视着对面的楼房，像老君入定，一动也不动。

黑暗中，只有两只眸子发出猫眼一般幽幽的蓝光。

已是仲秋季节了。一阵凉风拂过，“哗啦啦”，那一排排大叶柳和梧桐树响起一片低言碎语。夜露悄无声息地潜入

一片片叶脉，草中秋虫唧唧，恰如秋雨声声。月亮藏在浮云后面，时隐时现，偶尔露出的却是一片模糊不清的橙黄颜色。

今夜可能有雨。

陶圆揉着惺忪的睡眠走到窗前，打开窗户，一阵沁凉如水的秋风迎面扑来，她为之一振。她舒舒服服地伸了一个懒腰，看看表，哟，已是晚上八点半了。这一觉睡得真沉。

穿一件白色睡裙的陶圆，靠在窗框上，抬头望着那灰黄色布满云层的夜空，不由感到一阵孤独和迷惘。

再过两天就要结婚了，婚礼定在后天晚上举行。她包租了市里最有名气的“咪咪”舞厅，届时将举行一个别致新颖的婚礼舞会。承包这家舞厅的经理是陶圆旧日好友，只收了陶圆伍百元租场费，包括提供电声乐队伴奏、歌星献歌助兴和宾客的咖啡、西点。

为了节省出假期去蜜月旅游，陶圆没有在婚礼前请假，而是巧妙地利用了夜班期间白天休息的空暇，进行婚礼前的准备。这两天，办结婚礼品，布置新房，填发婚礼请柬，事情多得做不完，而且事必躬亲。她是一个极要强的姑娘。

结婚，应是每一个姑娘生命中的节日。可陶圆感觉不到新婚前的亢奋和喜悦。少女时代曾憧憬过的粉红色的梦，变成了一大堆零乱繁杂琐碎的事务。她感到为婚礼所准备的一切，实际上是制造出一种虚荣来满足自己，这就是婚礼意义的全部。

她想努力培养一种气氛，使婚礼充满柔情，像一个花匠

那样来精心护理自己少女时代就种下的这颗种子。为了这些，她甚至一反自己一贯无所顾忌的性格，精心地设计自己该怎样说哪一句话，怎样做哪一件事。尽管她知道蜜月中的气氛和柔情，本应该是一种自然的流露，但这一切，都被新郎那魂不守舍、若即若离的神情所破坏。越临近婚礼，他越是显得反常。他口头上虽然唯唯诺诺，然而却使人感觉到他内心的封闭。陶圆感到他胸膛里面有一座冰山，把那本应甜蜜的气氛变成了寡淡的冰水。

陶圆的热情渐渐变为烦躁。大到婚礼如何举行，小到洞房怎样布置，她都无法征询到新郎的意见，似乎这是她一个人的事。为此，她大为光火。

今天下午在新房里，从不对新房布置发表意见的新郎突然发表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意见。他说，结婚照片太大，挂在那儿老盯着人看，叫人不舒服。陶圆听后气不打一处来，她冲着新郎嚷道：“你怎么怕人看？！人活着就要被人看，何况看你的是你自己和你的妻子，这有什么不舒服？！”

回答她的，仍是那种顽强的沉默，既不反驳，也不赞同。

邻居们好奇地赶来在窗口探头缩脑，那一双双鼓出的眼球里，飞出无数个铁勾勾，非要勾出这一对新人内心里的秘密似的。

新郎却满不在乎地望望陶圆，又望望那一双双勾子眼，似乎在说，瞧，这就是眼睛。气得陶圆把照片扔在床上，大叫一声：“你若问心无愧，又怕什么眼睛？”掉头离开了新房。

走出房门，她冲着那一双双惊讶的眼睛，故意挤出一个迷人

的笑。

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，歇斯底里发作过后的疲软袭上来，她歪倒在床上，蒙头就睡，直到现在。

陶圆今年24岁了，曾是省歌舞团的一名很有前途的芭蕾舞演员，因练功膝部受伤改行到新芜纺织印染总厂当了一名化验员。

这些年的生活，说不上什么曲折，但她感到有些倦了，想结婚，建立一个小安乐窝。新郎是厂试验中心的副主任，她似乎找到了生活的小港湾。别人都说她很幸福，可幸福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？为何在新婚前夕会如此烦躁？

陶圆环顾着自己已经住了数年的单身宿舍，原来一直感到枯燥冰冷的小屋，如今却显得宁静而温馨。

再过两天就要离开这里了，一股对旧居依恋之情油然而生。望着已搬得空空荡荡的房间，内心深处涌上一种说不清的失落感。

陶圆长得很美。她不仅有一个经过良好训练的芭蕾舞演员的体型，而且皮肤白皙细腻、容貌姣好，更有一种优雅迷人的魅力。老师傅说她是新芜厂万里挑一的美人胎子；好开玩笑的人调侃地说她身上有一个强大的磁场，专门吸引异性的目光。

离开歌舞团停止练功以后，陶圆稍微有些发胖，这倒使她变得更丰满，增添一种成熟的风韵。但是陶圆担心丰满之后会变得臃肿。对于一个姑娘，尤其对于一个当过舞蹈演员的姑娘来说，臃肿是青春已逝的标志。

尽管陶圆认为，美貌并不代表一个女人的全部价值，但在现实环境里，青春和美丽永远是一个女人的本钱。无论是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和低层次的动物本能，爱美是人的共性。

陶圆珍惜自己的美貌。为了保持优美的体型，她自己编排了一套可以在室内狭小空间锻炼的健美操，每天坚持锻炼。

夜深了，一阵凉风吹来，陶圆打个寒颤，她突然意识到：结婚，实际上就是与青春惜别，尤其对于一个女人。此刻，她对自己这两天莫名的烦躁和今天下午毫无道理的发泄，感到有点后悔。结婚本是一件喜事，而自己却破坏了这种气氛。想到这里，她的心境豁然开朗。

陶圆打开了床头柜上的录音机，塞进了一盒录音磁带，一阵带弱音器的小号声深情地传来，她脱去了宽松的睡裙。

陶圆住的这幢女工宿舍是集体宿舍的最后一幢，紧靠厂成品仓库的大院。原来是和另一位化验员同住，后来她搬回家了，现在由陶圆一人独住。窗外的大院白天也人迹稀少，晚上更是寂静无声。成品仓库是一幢四层的楼房，此时黑乎乎的没有一线灯光，因此陶圆无所顾忌。

半裸着的陶圆更迷人。她那美丽的胴体，似山峦、似沙丘，似沃野平原，似海潮起伏，几乎集中了大自然的全部奥秘。修长的腿，滚圆的肩，一头柔软光亮、乌丝般的长发散在她裸露的双肩和前胸上。丰满的乳房顶着胸罩如同两个白瓷娃娃，从瀑布般的秀发中探出了头。

随着明快的音乐节奏，陶圆缓缓地摇动着那撼人心弦的胴体，如同一枝随风摇曳的玉兰花。接着，音乐节奏在一阵雨

点般的爵士鼓声中，变得急促、明快。陶圆舒展双肩，收腹曲膝，像一只跨涧越谷的梅花鹿，身姿优美，起落敏捷，与音乐融为一体的舞姿如同一团燃着的青春火焰，热烈而奔放。

这套舞蹈兼体操带着迪斯科明快节奏，西方现代舞的舒展狂放和古典芭蕾舞的柔美抒情，同时兼顾了健美的要求。

不一会儿，她那白皙俏丽的脸上涌上了红潮，细密的汗珠在额头和肩膀上闪闪发亮。音乐结束时，陶圆已是气喘吁吁，而疲劳却给她带来一种快感。

她走进卫生间，打开了淋浴器。

在对面成品仓库二楼值班室，黑暗中的男人，窥视陶圆已经很久了。他坐在高高的小板凳上浑身发热，双唇干燥，舌头发木，不停地蠕动着喉节，好似一片久旱的土地吮吸着甘露一般的滴滴雨水。急促的心跳震动得他太阳穴发痛，眼前飞起许多小金星。他不愿多眨眼，唯恐少看了一秒钟。

精灵一般的陶圆太迷人了！望着她那凸起的乳房，他想起了小时候家乡过年供祖的白面寿桃。他忍不住狠狠地咽下一口口水，扶着窗框的手痉挛般地抠着木头，伸出舌头舔着那发干的嘴唇。那两个丰满白皙的桃子，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欲火。谁也不会想到，他竟是平时道貌岸然的门卫稽日成。

此时，如果有人看见稽日成的那张脸，一定会吓得毛骨悚然的。冷冷的月光，透过那满是尘土的窗玻璃照在他那布满油汗的脸上，泛出青蓝色。面部肌肉扭曲变形，牵动着一

侧嘴角，使整个五官向一边倾斜。嘴巴微张着，门齿露出，玉米色的牙齿有点发亮。尤其是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对面楼中那小小的卫生间。一股自己也弄不明白的嫉恨油然而升起。

擦干了身上的水珠，洁白的皮肤微微发红。面对着镜子里白皙的裸体，陶圆对自己的美又充满了自信。她习惯地捧起那一对坚挺的乳房，深深地吸着那带着淡淡香皂味的体香，微微地眯上了眼睛，陶醉了！她要保持住一种美好的感觉，直到婚礼的举行。

陶圆抬起头望了望窗外，月色朦胧，云层在变厚，要变天了，她随手关上了窗户。突然，陶圆隐隐听到对面仓库楼上“轰隆”一声，似乎有件重物落地。

一个人影悄悄地翻过了成品仓库的院墙，跳进了院中。黑影个子不高，顺着墙的阴影悄然无声地往前摸，摸向陶圆居住的宿舍楼。当陶圆走进卫生间时，这个黑影已爬上她窗外的一棵梧桐树，隐在树叶中，冷冷地注视着正在淋浴的陶圆。

陶圆突然抬头注视窗外，稍日成以为陶圆发现了自己，

他像遭到枪击似的，本能地往后一躲。这一躲动摇了他屁股下那一叠本不稳固的凳子椅子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这高高的“瞭望台”顿时瓦解坍塌，他一下摔在水泥地面上。这一下摔得可不轻。

他在地面上足足躺了一刻钟，这才慢慢缓过劲来，挪了挪腿又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。“害人精！”他恨恨地骂了一声。

他一步步挪到窗前，挑开一点窗帘。突然，他感到头皮一麻，只见一个黑影从陶圆窗外的梧桐树上溜下来。可是，他揉了揉眼再看，却又什么都没有了！

是自己看花了眼？

近来，稽日成经常感到头昏眼花，精力不支。他怀着一股对陶圆深深的怨恨，吃不好，睡不着。他着了魔似的，一连几个晚上在这“瞭望台”上偷窥，身不由己。

刚才的黑影，使他紧张起来。他忘了身上的疼痛站起来，撩起窗帘往下仔细瞧。仓库院内寂静无声，除了摇曳的树影，什么也没看到。

真的是自己看花了眼？！

就在这时，又见一个人影攀上了墙头。不，这不是幻觉。借助院墙外那盏昏黄的路灯，稽日成看清了，此人是厂中心化验室的化验员孟怜影！

孟怜影？！

这么晚了，她跑到这院墙旮旯里来看什么？

难道刚才从树上下来的人影是她？

稽日成索性打开了窗户，探出脑袋，孟怜影不见了。他

感到事情很蹊跷，赶紧转过身，随手抄起一根短铁棍，一跛一跛地下了楼。

抬头望去，陶圆房间已关了灯，漆黑一团的窗户像二个大窟窿。整个大院，一片寂静。黑影像遁入地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稽日成忍着伤痛四处搜寻。梧桐树下，除了一些落叶，什么也没找到。

见鬼啦！他提着铁棍又朝刚才出现孟怜影的墙旮旯处跛去。

院墙边杂草丛生，可这种野草是藏不住一个大活人的。他顺着院墙摸了一个来回，一无所获。他攀着一棵小树，爬上了墙头。刚才出现人影的地方是一处乱石堆，堆满了建筑垃圾，还积着从楼上女工宿舍里泼下的污水。

孟怜影站在这儿干什么？

他从墙上溜下来，又顺着仓库院墙往前走。在院墙的拐弯处，他突然听到院墙外有两个人在窃窃私语。一男一女，女的边说边抽泣，男的叹着气，似乎在不停地解释着什么。隔着院墙，声音又小，听不清说话的全部内容，只听到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句子。

“我恨……我恨……”女的声音。

这是孟怜影！

“……是我的责任……是我毁了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”

男的声音。

啊！这不是厂试验中心副主任、将要和陶圆结婚的新郎倪得川吗？

“不，我不恨你，你也是不得已……我恨陶圆……”

“不，你应该恨我……都是我不好……”

“别说这些了……”那女的停止了抽泣。“我得走了。”
一阵急促脚步声远去。

“怜影，你——”又是一阵脚步声远去。

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

稽日成一脑子问号。

他扭头又看了看陶圆的窗户，仍然没有亮光。陶圆今天是夜班。他想起是接夜班的时候了，便一扭一扭地朝厂区走去。

成品仓库的院墙另一边是锅炉房的堆煤场，就在稽日成刚刚离开的时候，又一个人影攀上院墙，轻轻跳了进去，消失在夜幕中。

二

今天是陶圆的最后一个夜班。

洗完澡，她匆匆地走出宿舍楼。夜风轻拂着陶圆的秀发。她加快了脚步。

路旁草丛中，不甘寂寞的蚰蚰们做着最后的弹唱。梧桐树下，拥抱着的一对恋人正在忘情地接吻。陶圆会心地一笑，放轻了脚步，生怕惊动别人的好梦。

她穿过厂外一排绿化带，走进了厂大门。

中心试验大楼坐落在厂区深处，远离噪音大的车间，比较偏僻。所以，陶圆一般要比别人提前十分钟动身，才能准时到达化验室。

这幢四层大楼几乎集中了厂里的全部技术检验部门。化验室在一楼，另一半是生技科的办公室。二楼是实验室、恒温室、棉纱性能试验室，四楼是计量室和技术档案室，统称为中心试验大楼，直属厂长管辖。这是个重要的技术部门，人称新芜厂“总参”。

走进化验室，里面空空荡荡没有一个人。蒸馏器在电炉上，沸腾的蒸汽发出“咕噜、咕噜”的声音。

“蓝萱，小蓝——”

今天值中班的化验员是蓝萱，可蓝萱不在。

化验室中间的工作台上，放着一张纸条：“陶圆，我去洗澡了，夜班化验项目写在黑板上。”

这姑娘正在热恋中，每次中班，男朋友都要在厂门口接。为了不让男朋友多等，她竟违反制度提前去洗澡了。

陶圆抬头看看挂在门口墙上的黑板，黑板上用粉笔写着，夜班需做一次“烂棉试验”。

陶圆换上工作服。夜风拍击着水池旁一扇没有挂上风钩的窗户，发出“呱唧、呱唧”的声响。陶圆上前关上了窗子，忽然闻到窗户边的水池里有一股异味，似是硫酸的气味。她想可能是蓝萱图方便把用过的硫酸残液倒进了水池。于是打开水笼头，开大水流冲刷着水池。

“陶圆，接班了。”蓝萱搓着水淋淋的头发走了进来。

这姑娘比陶圆小两岁，在化验室与陶圆最为要好。

“你把硫酸残液倒进了水池？”陶圆边刷洗着水池边问道。

“没有啊。”蓝萱仍在搓着头发。

“怎么水池里有硫酸？”

“不知道呀。”

“今晚有谁来过化验室？”

“我去洗澡前，孟怜影来过。”

陶圆皱了皱眉头，她讨厌孟怜影，不愿谈到她。

“白班没做‘烂棉试验’？”

“没做，所以夜班要做一次。刚才金工程师还来过电话，让你十点半前去采样。”

“好的，知道了。”

“那我走了。”蓝萱将头发盘在头上，背起她那白色的提包。

“去吧，去吧，如意郎在门口等急啦！”陶圆拉了拉蓝萱的耳朵。

“不知是谁急呀，再有两天就要做新娘啦。嘻嘻……”

蓝萱声音还留在化验室，人已不见了。

陶圆也笑着出了门，上车间去采样。

涤棉绸是厂里搞的一个新产品，陶圆是新产品试制组成员之一，负责新产品化学试验工作。

一会儿工夫，陶圆采样回来，走到实验室中间的大工作台旁，进行“烂棉试验”前的准备工作。这个工作台上放着

各类化学试剂，其中不少是易燃易爆品。所以，与电炉明火有一定距离。

做“烂棉试验”需要浓度为75%的硫酸。虽然硫酸是化验室最常用的试剂之一，但由于硫酸是高腐蚀化学品，又是无色的透明液，如果弄混，极易对人对物造成腐蚀性伤害，每一位化验员对使用硫酸都十分小心。化验室里多年来形成了一个不成文的习惯，自己使用的硫酸，自己配制，自己保管，自己专用，以防弄错。

稀释好的硫酸就放在试剂架上，玻璃容器上贴着写有陶圆名字的胶布，当陶圆伸手去取时，发现容器是空的。记得昨天上班时还有，怎么现在却一点也没有了？

容不得陶圆多想了，她在工作台前忙碌起来，因为把浓硫酸稀释成稀硫酸，新配制的硫酸有一个放热过程，要等冷却后才能使用。这个过程要有一段较长的时间，而她又必须在下夜班前把“烂棉试验”做好，把报告单送到新产品试制组。

她拿来一个5000cc的量杯，往杯中倒进了1500cc蒸馏水。接着又往一个细长的量筒里注进了3000cc浓硫酸。用一根长长的玻璃棒，搅了搅量杯中的水，拿起量筒，将硫酸顺着玻璃棒缓缓地倒入蒸馏水中，浓浓的硫酸沉入了水底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

陶圆刚倒入不到50cc浓硫酸，突然响起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。铃声注满了寂静的化验室。

响着的电话，不是化验室里的内线电话，而是走廊尽头

的外线电话。那是生技科和化验室与厂外联系的专用电话。晚上生技科没人上班。

陶圆放下手中的量筒，她并不想去接这个电话，但电话铃声在空旷的走廊上没完没了，在寂静的夜里声音特别刺耳。

陶圆走出了化验室，穿过长长的走廊和生技科的一排办公室，拿起电话。

“喂……”

电话里没人回答。

“喂喂，我是中心化验室。”陶圆又说了一句。

电话仍沉默着。

“喂，请说话，上班时间别开玩笑，我是当班化验员陶圆。”

从耳机里听到是一种风吹树叶的“哗哗”声。

“喂，你再不说话，我可要挂断了。”陶圆不客气地说。

电话仍然无声。

“砰！”陶圆重重地放下了电话。“讨厌！”以前上夜班时，也有人开玩笑给陶圆打电话求爱。自从与倪得川的关系公开化以后，就很少有人开这样的玩笑了。

陶圆转身回化验室。

空空的走廊仍然很静，“笃、笃、笃”鞋跟敲打着水磨石的地面，声音响亮清脆。

走进化验室，水池边的窗户洞开着，窗户“乒乒、乒乒”拍击着窗框。

窗外云层更厚，大雨将至。陶圆上前关上了窗户。